

平妖傳

51903

I2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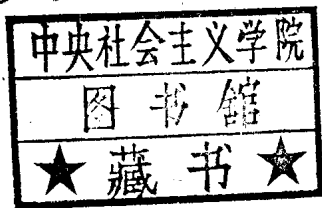
8

平妖傳

羅貫中 馮夢龍著



DJ08/35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平 妖 傳

羅貫中 馮夢龍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紅學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商務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8.25 字數 279,000

1981 年 5 月第 1 版 198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150,001—180,000

統一書號: 10186·259 定價: (六)0.79 元

出版說明

《平妖傳》是產生於明代的一部長篇小說。最初原書只有二十回，題「東原羅貫中編次」，後來經過明末著名文學家馮夢龍增補改編，成為現今通行的四十回本。

《平妖傳》原名《北宋三遂平妖傳》，寫北宋貝州王則、永兒夫婦率領農民起義，文彥博得「三遂」（馬遂、李遂和諸葛遂智）之力加以鎮壓的故事。據《宋史·明鑑傳》記載：「王則者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慶曆七年僭號東平郡王，改元得聖，六十六日而平。」但是，王則、永兒夫婦起義這一個主題在《平妖傳》中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敍王則起義只在三十二回以後才開始出現，大部分篇幅是寫妖狐變幻的故事。因此，《平妖傳》以敍神怪妖術為主，基本上屬於神魔小說。這一點，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說》裏已指出：「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極於宋宣和時，元雖歸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事遍於人間，明初稍衰，比中葉而復極顯赫……其在小說，則明初之《平妖傳》已開其先，而繼起之作尤夥。」《平妖傳》所寫妖狐變幻的故事雖然是神異的，但由於常常運用諷刺的筆調，因而與宣傳迷信有所區別，貫穿在這些故事裏面的，是一幅真實生動的社會生活圖景。特別是作品所描寫的生活細節和風俗習慣都是很具體的，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當時社會發展的情況和生活的特徵。對王則、永兒夫婦起義的敍述，更從側面暴露了當時政治上的黑暗。如三十二回《散錢米王則買軍》，敍述由於軍變而引起王則聚眾起義，就很尖銳地暴露了當時軍隊的腐化，官吏的貪污、殘暴等事實。

從藝術方面看，《平妖傳》是這一類小說中寫得比較成功的一種。首先，它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相當生動真實的。儘管聖姑姑、蛋子和尙、張鸞這批人的行徑類似神話，但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也就是說是從現實裏產生出來的。小說中還有一些次要人物，也都寫得生動，鮮明地表明了他們所代表的不同的社會類型。其次，作者在利用民間傳說和各種雜說加以剪裁發展方面，也富有藝術表達能力。常常在原來只是一則簡短的記載，但經過作者的加工，却成爲一段生動精彩的情節。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中評論本書時，所引二十九回《杜七聖狼行續頭法》就是很好的例子。此外，《平妖傳》的文字也帶有明代口語的朴素、生動的特色，對於研究中國古典小說語言文字的演變，有較大的價值。

《平妖傳》也存在着比較嚴重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作者誣蔑農民起義人物、維護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

本書曾於一九五六年由原古典文學出版社據比較接近於原來面目的清道光十年刊本排印，並以嘉慶壬申講德齋本校改了若干錯字。我們這次用原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七月版舊紙型重印，改正了一些標點和個別錯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錄

第一回	授劍術處女下山
第二回	修文院斗主斷獄
第三回	胡黜兒村裏鬧貞娘
第四回	老狐大鬧半仙堂
第五回	左黜兒廟中偷酒
第六回	小狐精智賺道士
第七回	楊巡檢迎經逢聖姑
第八回	慈長老單求大士籤
第九回	冷公子初試魔人符
第十回	石頭陀夜鬧羅家販
第十一回	得道法蛋僧訪師
第十二回	老狐精挑燈論法
第十三回	閉東莊楊春點金
第十四回	聖姑宮紙虎守金山
第十五回	雷太監饒眼娶乾妻
第十六回	胡員外喜逢仙畫
第十七回	博平縣張鸞祈雨
第十八回	張處士乘舟會聖姑
第十九回	陳善留義雙贈錢

盜法書袁公歸洞	一
白雲洞旗神布霧	六
趙大郎林中尋狐跡	二
太醫細辨三支脈	六
賈道士樓下迷花	三
女魔王夢會聖姑	七
慈長老汲水得異蛋	三
蛋和尚一盜袁公法	四
蛋和尚二盜袁公法	四
蛋和尚三盜袁公法	五
遇天書聖姑認弟	五
癡道士感月傷懷	五
築法壇聖姑煉法	六
淑景園張鸞逢媚兒	六
胡媚兒癡心遊內苑	九
張院君怒產妖胎	一五
五龍壇左黜門法	二二
胡員外冒雪尋相識	三〇
聖姑永兒私傳法	三七

第二十回	胡浩怒燒如意冊	永兒夜赴相國寺	二三
第二十一回	平安街員外重興	胡永兒豆人紙馬	二二
第二十二回	胡員外尋媒議親	奎愍哥洞房花燭	二四
第二十三回	奎愍哥誤上城樓脊	費將仕撲碎遊仙枕	二五
第二十四回	八角鎮永兒變異相	鄭州城卜吉討車錢	二六
第二十五回	八角井衆水手撈屍	鄭州堂卜大郎獻鼎	二七
第二十六回	野豬林張鷟救下吉	山神廟公差賞雙月	二八
第二十七回	包龍圖新治開封府	左癩師大惱任吳張	二九
第二十八回	莫坡寺癩師入佛肚	任吳張夢授聖姑姑	三〇
第二十九回	王太尉大捨募緣錢	杜七聖狼行續頭法	三一
第三十回	彈子僧變化惱龍圖	李二哥首妖遭跌死	三二
第三十一回	胡永兒賣泥蠟燭	王都排會聖姑姑	三三
第三十二回	夙姻緣永兒招夫	散錢米王則買軍	三四
第三十三回	左癩師顯神驚衆	王都排糾夥報讎	三五
第三十四回	劉彥威三敗貝州城	胡永兒大掠河北地	三六
第三十五回	趙無瑕拚生給賊	包龍圖應詔推賢	三七
第三十六回	文相國三路興師	曹招討卿筒破賊	三八
第三十七回	白猿神信香求玄女	小狐妖飛磨打潞公	三九
第三十八回	多目神報德寫銀盆	文招討失路逢諸葛	四〇
第三十九回	文招討聽曲用馬遂	李魚鬻直諫怒王則	四一
第四十回	潞公奏凱汴京城	猿神重掌修文院	四二

第一回 授劍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生生化化本無涯，但是含情總一家。
不信精靈能變幻，旋風吹落活燈花。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鎮澤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字劾宰相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搶白幾句。那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爲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中不樂，害成一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

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牀上，吃了幾口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銀燈昏暗，養娘道：『夫人，且喜好個大燈花！』夫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別去則個，落得眼前明亮，心上也覺爽快。』養娘向前，將兩指拈起燈枝打一剔，剔下紅燄，俄的燈光明了，落在桌上。就燈背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左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娘笑道：『夫人好耍子，燈花兒活了！』說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旋得像碗兒般大一個也，越滾下地來，咕的一響，如爆竹之聲，那燈花爆開，散作火星滿地，登時不見了。只見三尺來長一個老婆婆，向着夫人叫萬福：『老媳婦聞知夫人貴恙，有服仙藥在這裏與夫人喫。』那夫人初時也驚怕，聞他說出這樣話來，認做神仙變現，反生歡喜。正是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當時吃了他藥，雖然病得痊可，後來這婆子竟纏住了夫人，要做個親戚往來，抬着一乘四人轎，前呼後擁，時常來家咕噪，這又遣他不去，慢又慢他不得。若有人一句話兒拗着他，他把手一招，其人便撲然倒地，不知什麼法兒，血灑灑一副心肝，早被他擎在手中，直待衆人苦苦哀求，他才把心肝望空一擲，自然向那死人的口中溜下去，那死人便得甦醒。

因此一件怕人，劉諫議合家煩惱，私下遣人蹤跡他住處。却見他鑽入鶯脰湖水底下去了。你想鶯脰湖是什麼樣水？那水底下怎立得家？必然是個妖怪！屢請法官書符念咒，都禁他不得，反吃了虧。直待南林菴老僧請出一位揭諦尊神，布了天羅地網，遣神將擒來，現其本形，乃三尺長一個多年作怪的獼猴。那揭諦名爲龍樹王菩薩，劉諫議平時供養這尊神道，極其志誠，所以今日特來救護，斬妖絕患。詩曰：

人生切莫畜獼猴，野性奔馳不可收。
莫說燈花成怪異，尋常可耐是淫偷。

那獼猴似人之形，性最靈巧，就是尋常爬窗上桌，開盤倒甕，扯袖牽衣，搔癢子，弄鷄巴，氣質十分不雅。況且多年，豈不作怪？又有長大一種，其名爲猿，尤爲矯捷。那猿內又有一種通臂的，兩臂相通，隨他伸那邊一隻臂，這邊一隻就縮進去，做一條臂膊舒將出來。所以善能緣崖登木。人若把箭去射他時，右來右接，左來左接，近來近接，遠來遠接，全然不怕。還有年深得道的，善曉陰陽，能施符咒，神通廣大，不可盡述。怎見得？但見：

生居申位，裔出巴山。生居申位，申陽官子孫聚居，裔出巴山，巴西侯宗族蕃衍。柔腸易斷，嘯月明，誰不含悲？長臂能通登樹杪，何愁善射？數學傳風后，誰知是前代曆師，刀法授雲長，錯認做人間劍俠，神通却是降龍祖，變化平欺野馬溫。

話說春秋周敬王時，吳越交爭，吳王夫差，圍困越王勾踐於會稽山之上，虧得下大夫文種，卑詞厚禮去請行成，吳王依允，將越王夫婦摘去冠服，囚於石室之中，替吳國養馬三年，方始放回。越王一心要報此讎，想吳國有魚腸之劍三千，難以抵敵，有上大夫范蠡獻計，挑選六千君子軍，朝夕訓練；訪得南山有個處女，精通劍術，奉越王之命，聘請他爲國師。那處女收拾下山，行到半途，逢着一個白髮老人，自稱袁公，對處女說道：『聞小娘子精通劍術，老漢粗知一二，願請試之。』處女道：『妾不敢隱，但憑老翁所試。』袁公觀着樹梢頭，透出一竿枯竹，踢身一跳，早已拔起，撇向空中墜下。那根竹迎着風勢，咕喇一聲折作兩段。處女接取竹梢，袁公接取竹根，袁公就勢去刺那處女，那處女不慌不忙，將竹梢接住，轉身刺着袁公。袁公飛上樹梢頭，化爲白猿而去。原來處女不是凡人，正是九天玄女化身，因吳王無道，玉帝遣玄女臨凡，助越亡吳。那袁公是楚國中多年修道的一個通臂白猿，因楚共王校獵荆山，他連接了共王一十八枝御箭，共王大怒，宣楚國第一善射有名百步穿楊之手，喚做養由基，前來射他。白猿知養由基是個神箭，躲閃不及，一溜烟走了。共王教大小三軍圍住山頭，搜尋無迹，把一山樹木放火都燒了，至今傳說楚國亡猿，禍延林木，爲此也。那白猿從此躲入雲夢山白雲洞中，潛心修道，今日明知玄女下降，故意變作袁公，試他的劍術。後來處女見了越王，教練成了六千君子軍，也不回復范蠡，也不拜辭越王，逕自飄然而去。有詩爲證：

玄女神機豈妄投，六千君子只凡流。

要知天上些須妙，已是人間第一籌。

話說處女下了南山，來於越國，那時有越王差來迎接人衆，香車寶馬，自不必說。今日不辭而去，却未免獨自一身，半雲半霧，行至舊路，只聽得茂林之中一聲叫道：「玄女娘娘，一聲叫師父。」處女按住雲頭，將慧眼一看時，原來正是袁公雙膝跪下了，雙手捧着一個石盤，盤中列着四般長命果，口中只叫道：「師父，可憐弟子一片誠心，收留教誨則個。」且說那四般長命果，是榛子、松子、榧子、核桃。假如東南橘、柚、楊梅，西北林檎、梨、棗，此等並爲佳品，要之只算時新，不堪長久。只有那四般藏在殼內，風吹不乾，雨打不濕，久而如新，所以謂之長命果，永爲山家之積糧也。後來丹青家有白猿獻果圖，即此故事。當下袁公放下石盤，連連磕頭，又喚道：「師父是必收留弟子在這裏。」那處女被他識破是九天玄女娘娘化身，道：「不期這老兒到也利害。又見他十分志誠，便將他所獻四般果品，每一件取他一個，這是領他的情處，其餘都向越王差來人役布施功德。」當下袁公就茂林中，端端正正，雙膝跪拜，玄女受了，向袖中取出圓眼般大兩個彈丸兒，付與袁公。袁公將雙手接着，安放掌中，看這彈丸兒好一似生鐵鑄成，不甚光彩，袁公口雖不語，心中疑惑，想道：「若是粉做的兩個團子，到好充飢，便是銀打的，也不上二兩多重，不濟甚事；若只是兩個鉛彈兒，我老袁又不學打彈，要他做甚？這裏心下躊躇，那邊玄女早已知道，便向那彈丸上吹一口氣，叫聲『疾』，只見放起光來，須臾之間，左一跳，右一躍，如兩條金蛇纏繞盤旋，只在頭上顛下一往一來，迸出寒光萬道，凜冽難當，耳中如聞千刀萬刃擊刺交加之聲，嚇得袁公緊閉雙眼，口中只叫：「好師父！弟子已知師父神威，饒恕俺則個。」原來這兩個彈丸，就是仙家煉成雌雄二劍，能伸能縮，變化無窮。若攝了光時，只如兩個鉛彈相似，偷跳躍起來，能於百萬軍中，橫行直撞，來如箭，去如風，所以仙家飛出鉛彈，百發百中。今日玄女只是小小弄個神通，恐嚇袁公，雖然利害，只削去了些頭毛眼毛，其他並無損傷。若心不至誠時，一萬顆頭也取下來了。玄女當時把袖一拂，攝了劍光，依然兩個鉛彈子兒，收入袖中去了。袁公才敢開眼，嚇出了一身冷汗，半晌開不得口，從此死心塌地跟隨玄女直至南山，終日摘花獻果供奉。玄女憐他小心謹慎，把劍法盡傳與他。袁公依樣煉成雌雄二劍，收藏袖中，亦能變化，歡喜不盡。

此時越王已將君子軍六千，直入吳國，伐了夫差，獨霸江東，思想起玄女前功，再遣人於南山尋訪，更無蹤跡，即令建仙女祠於南山之上，歲時祭祀不絕。你道爲何尋訪不着？這裏越國成功，那邊玄女便上天回復玉帝去了，況且神仙妙用，要

現便現，要隱便隱，亦非凡人之可測也。

且說玄女帶袁公上天，朝見了玉帝。玉帝見袁公好道，封爲白雲洞君，教他掌管着九天秘書。何謂秘書？凡是人間所有之書，不論三教九流，天上無不備具，但這天上所有之書，人間耳未聞目未見的，也不計其數，所以就總喚做秘書，就金匱玉篋收藏。每年五月初五日，修文舍人來查點一次，此乃修文院之屬官也。袁公雖然掌管，奉有天條禁約，等閒也不敢私自開發。忽一日間，正值西天金母蟠桃勝會，玉帝引着一班仙官將吏，都往崑崙山瑤池赴宴。怎見得？有這古風一篇爲證：

崑崙乃在赤水陽，古稱地首天中央。星辰隔輝掛天柱，日月引避行其旁。瑤房積石開玄圃，寶樹琪花顏色古。中有蟠桃萬丈高，含蕊千年才一吐。千年結實千年熟，濕丹斗大如紅玉。此時王母開壽筵，十萬仙真共歡祝。壽筵高啓碧琳堂，鳳鏘鸞舞紛迴翔。玉童前驅執羽蓋，靈妃後列吹笙簧。瓊漿飲罷顏婀娜，玉盤托出神仙果。食之壽與天地齊，安得偷嘗一二顆。

袁公雖云修道，未登正果，且是天宮有執事的人員，因此不得隨行。他本是個最好吃果子的，聞說蟠桃如斗之大，三千年方始開花結果一次，吃此桃者壽與天齊，如何不口內流涎。心中納悶，便於袖中取出兩個彈丸，吹口氣，喝聲疾！化成一雌雄二劍，左一跳，右一躍，戲舞了一回，將袖兒一拂，攝了劍光，依舊收藏袖內。正在無聊之際，猛然想起，自家掌管着許多秘書，未曾展翫，今日且偷看一會便怎地？一頭說，一頭便把雙眼溜去，只見那金匱玉篋，都編得有三教九流各類字樣。袁公覷着許多儒字號，口中喃喃的道：「那秀才買賣，莫去纏他。」指着佛字號，又道：「那黃臉老兒，也不好相處。」看到道字號，道：「這是我老袁的本業。」中間一個小小玉篋兒，面上橫着無數封記，原來這篋兒每年修文舍人來檢視時，加上御封一道，只見封不見開。袁公暗忖道：這重重封記，必有妙處。扯開御封，把雙手去揭那篋蓋時，却似一塊生成全然不動。袁公連叫作怪，若是鐵打的篋兒，只恐年遠鏽結了，這是美玉琢成的，直恁牢緊，不知那個玉工做下的，若與老袁商量，再細細光去一層，便好開開了。說罷，抖擻平生的精神，又去狠揭一下。那玉篋兒恰似重加釘釘，再用金鎔，休想動得一毫。看官聽說，若是尋常糊塗兩番揭不開，未免焦燥，拿起手去搥，腳去踏，頭去撞，都是有的，那袁公畢竟多年修道，火性已退的，如何肯造次。當下慌得他雙手捧着玉篋，屈下兩隻老腿，叫道：「吾師九天玄女娘娘，保佑弟子道法有緣，揭開篋蓋，永作護法，不敢爲非。」連磕了三四個頭，爬起來，把玉篋再揭，那篋蓋隨手而起，內有火焰般繡袱包裹。打開看時，三寸長，三寸厚，一

本小小冊兒，面上題着三個字，叫做如意冊；裏面細開着道家一百零八樣變化之法，三十六大變，應着天罡之數；七十二小變，應着地煞之數，端的有移天換斗之奇方，役鬼驅神的妙用。袁公心下大喜，道：『只此一書，够我老袁受用矣！一世從師受道，今日到手時，還是我自家簡得，正是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

袁公手中捻着本如意冊兒，長嘯一聲，飛下雲端，竟往雲夢山白雲洞中鑽去。那裏猿子、猿孫和着一派大小猢猻之類，跳舞歡欣，都上前拜見。袁公道：『我今得這本冊兒，做個傳法教主，得道之日，你們一個個都好了。你們可把洞中兩邊峭壁，與我削平，我有用處。』衆猿聽了，一齊與他，那個不踴躍向前，鑿的鑿，磨的磨，霎時將兩邊峭壁，弄成一片鏡面相似。

袁公取出筆墨來，放在桌兒上，磨得滋潤，蘸得筆飽，向西邊壁上寫着三十六天罡大變法，又向東邊壁上寫着七十二地煞小變法，却教衆畜動起錘鑿，刻成三分深字樣。袁公笑道：『人說天上無私緣，如何也有個私書。你做三十三天老皇帝，直恁私刻，我老袁且與人爲善，你們衆弟子孩兒，要學法的儘着去學。』衆畜道：『苦也！俺們怎理會得？全仗老公公教導。』袁公道：『丫頭做媒，自身難保。我老袁但能記誦，尙未得手哩。且慢，消停半月十日，等待玉皇老頭兒不言不語時節，我老袁給個寬假，到於本洞中，逐節與你們演習。』說猶未了，只聽得轟轟的一片聲響，衆畜道：『雷鳴了，想是天變也！』袁公道：『這不是雷鳴，乃是天門上報鼓響。凡天宮有刑獄間斷之事，便鳴着報鼓，儒書上所謂鳴鼓而攻也。你們緊守洞中，我老袁且上去點個卯，探聽個消息。』說罷，翻身一跳，早出洞口，冉冉望天門而去。只此一去，有分教：袁公犯一次不赦的天條，設一重不輕的法願。正是：

會施天上無窮計，難免今朝目下災。
畢竟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修文院斗主斷獄

白雲洞猿神布霧

茅山萬法總虛浮，如意從來不可求。

寶冊誰人能會取，刻時羽化上瀛洲。

話說玉帝在瑤池宴回，守天宮的執事人員都來接見，單單不見了袁公，有修文院舍人禰衡字正平起啓奏道：『白雲洞君私發祕書，竊了如意冊下界已七日矣！』玉帝大驚道：『這如意冊乃九天祕法，不許泄漏人間，只因世上人心不正，得了此書必然生事害民，那畜生獸心未改，有犯天條，不可恕也！』當下鳴起天門報鼓，百神俱至。玉帝傳旨，命雷神豐隆遣本部雷公電母，火速下界，擒袁公赴修文院，仰本院舍人會同北斗真君，鞠問正法。

却說袁公正到天門打探，聞知此信，自言自語道：『那個多嘴饞舌的，聞在那裏不去打瞌睡，却去報新聞，搬起這樣是非。我且把如意冊包裹停當，仍舊放在玉篋裏面，臨時與他圖白賴則個。』一頭走，一頭伸手去摸那袖兒，却是一個空袖，吃了一驚，原來放在石牀上，不曾帶來，便慌忙撥轉雲頭回到白雲洞中。這夥猴子猿孫，見袁公回來得快，一擁前來問信。袁公此時那有心情回答他一言半字，舒着雙臂拉開，逕奔石牀上，取了如意冊兒，翻身復上天門。正撞着雷公電母一羣聖衆，駕着雷車，飛奔前來。電母便將閃電亂掣，火鞭飛舞，金蛇走躍。袁公大驚道：『這婆子好利害哩！他到曉得幾分劍術！』正要採取雌雄二丸與他賭鬥，只見雷部謝仙等衆擊起連鼓，如山崩地塌之聲，四圍雷火焰焰燒着，把袁公分明困在火城之中，險些兒燎去了皮毛，嚇得袁公掩着耳，閉着眼，口中叫道：『列位有話好講，不要出粗。』雷公道：『奉上帝法旨，與你取討如意冊，有無自到修文院中回話。』袁公連聲應道：『有，有，有。』心中暗想道：『既是上帝有旨來拿我，如何却到修文院去？想着我尋取原書，這修文院是我老家自屋裏，只消得出諸袖中便了。此時十分驚恐已自放下了七八分，况且眼見得雷部神通怎敢違抗。當下謝仙取鐵鍊套在袁公頸上，乘着雷車，頃刻進了天門，逕投修文院來。正是青龍共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且說那修文舍人禰衡，早已升座。怎生品格？有『西江月』爲證：

作賦平欺時彥，挾才敢傲王侯。懷中刺敵不輕投，只有孔楊好友。鸚鵡洲前夢慘，漁陽鼓裏聲愁，一生剛正表清流，天府修文職受。

不多時，只見旌旛寶蓋，簇擁着北斗星君到來。怎見得？亦有『西江月』爲證：

七政樞機有準，陰陽根本寒門。攝提隨柄指星辰，斗四杓三一定。天道南生北運，七公理獄分明。招搖玄武擁前旌，不教人間法令。

當下修文舍人降階接入行禮，讓星君坐於上首。這裏雷公電母將袁公解進修文院來交割，一面繳還聖旨，自回本部去了。却說袁公被一番雷電鬧吵得不耐煩，到得本院，如醉如夢，左右吏卒，押他跪於階下，高聲稟道：『拿得偷書賊當面！』袁公抬頭一看，只見兩行擺列得旌旛齊整，棍棒森嚴。觀上面時，端端正正坐着兩位間官，右首修文舍人，是本院職掌，還不在意；左首皂衣玉簡，分明認得是北斗星君！這一驚非小，原來南斗注生，北斗注死！隨你顏回楊鳥這般壽夭，若求得南斗星君添上幾豎幾畫，便活到一百九十，閻羅天子也不敢去想他會面；倘惹着北斗星君性氣，把筆尖略動一動，疾時了却性命，便是玉帝御旨降一千道赦書，也休想他起死回生！今日這一番多凶少吉如何不驚恐？當時袁公不等上面開言，雙手擎着如意寶冊獻上，連連磕頭，只稱死罪。北斗星君喝道：『孽畜！你擅啓天封，私偷祕法，比監守自盜加等，合當擬斬！』袁公只叫饒命，磕頭不止。爾衡舍人問道：『你有無泄漏天機？從實說來！』袁公道：『我老袁一生不作誑語，那如意冊上諸般變化之法，已整整齊齊鑄在白雲洞兩旁石壁上，若說泄漏，委是不曾見過生人之面。』星君暗暗想道：這畜生到也老實。又喝問道：『你把祕冊鑄在石壁，是何主意？』袁公道：『常聞說上帝無私，却不信有個祕字；既說個祕字，就不消留下文書；既留下文書，便是要留傳萬古。玉帝篋藏，我老袁石刻，同是一般意思。』舍人喝道：『畜生休得強辭奪理！』袁公慌忙叩頭，連稱死罪，道：『我老袁一生愚直，只是據理自陳，豈敢強辯。』舍人道：『聞得這玉篋是天庭法寶，有三不開：無混元老祖法旨不開，無九天玄女娘娘法旨不開，無玉帝法旨不開。你這毛畜，如何開得？』袁公道：『起初時，實是三番兩次展開不得，末後忘心皈命吾師九天玄女娘娘，保佑弟子道法有緣，永作護法，不敢爲非，這篋蓋就登時揭起。若到底揭不起時，我老袁也罷了，終不然喚個碾玉匠碾開來看。早知天條如此森嚴，玄女娘娘也不該作成我這個罪名。往時常恨着世路狹窄，每每在一封東帖、一篇文字上，坐人罪過，不道天庭浩蕩，爲看三寸長短小小冊兒，不鑒我以好道之心，翻坐以偷書之賊，悔之無及，死不甘心。』爾衡舍人聽說到世路狹窄幾句，愀然動色，想着自家得罪於劉表，也只爲着孫策一封書上。況且生性剛直，見袁公情辭慷慨，涕淚交流，心中十分不忍，向着北斗星君道：『這毛畜所言，儘自可聽，論起道法流傳，也有因緣在

內；況是九天玄女娘的高弟，有煩真君同在玉帝面前保奏，許他改過自新，不知真君意下如何？」星君道：「原是先生屬下人員，但憑裁決，只是這番鞠問，百神盡知，也須成個招詞，以便覆奏。」舍人道：「真君之言甚當。」便教左右將紙墨筆硯付與袁公。袁公此時已知舍人有心出脫他罪過，歡喜不勝，連忙取筆寫道：

供狀：袁公不知年歲，向在雲夢山白雲洞住居修道，因本師九天玄女娘娘舉薦，蒙帝恩封爲白雲洞君，掌管九天祕書，屬修文院，典守多年，並無過失。近因九天仙真俱赴蟠桃壽宴，自念道微德薄，不得從行。不合私發天封，欲覓祕冊，兩遍揭取簾蓋不遂，志心祝禱本師九天玄女娘娘保佑，方始開簾見書。妄意天上無私，欲作人間不朽，輒將冊文鑄於白雲洞壁，緣法自信，專擅難辭，然皆好道本心，並無私念邪謀。倘蒙赦宥，情願專心護法，不敢妄洩凡人；如有違心，天誅地滅。所供是實。

北斗星君看罷供狀，笑道：「到好說得身上十分乾淨。」袁公跳將起來說道：「我老袁不但身上乾淨，心裏也乾淨，說『是一，說二是二，不比他人言三語四。』舍人和左右都笑起來。當下星君和舍人起身，引着袁公逕到靈霄寶殿，回奏玉帝道：『袁公犯罪雖深，情詞可憫，況且混元老祖曾遺下四句云：玉篋開，緣當來；玉篋閉，緣當去。緣者袁也，或者袁公有緣，所以玉篋自啓。他既無邪心，宜看九天玄女面上，從寬釋放爲便。』玉帝准奏，免其死罪，革去白雲洞君之號，改爲白猿神，着他看守白雲洞石壁。又先發下天符一道，着本境城隍土地，逐去猿子猿孫，一切黨類，十里之內，不許停留，單單只容一個袁公居住。如若妄傳凡人，生災作耗，一體治罪。袁公謝恩已畢，玉帝傳旨，將御前白玉寶爐賜與袁公。這爐名爲自在爐，若袁公在洞修行時，爐中香煙繚繞，自然不斷，直透天門；倘或袁公離了洞門，香煙便熄，分明把爐中這點真火，降住袁公的野心，使他不敢散亂。袁公又謝了恩，奏道：『臣所居雲夢山白雲洞，雖則險僻，却與塵世未嘗隔絕，聞仙官張楷能作五里霧，願乞天恩借來，遮掩洞門，庶免外窺瞰。』玉帝准奏道：『若要霧不須煩仙官矣。』便喚掌天庫的，取一件希奇無價之寶出來。這寶名爲霧母，原來上界有四母，都是天上至寶：第一是氣母，包着先天一氣，大千世界，轉輪其中，卽是彌勒禪師手中提着的布袋便是。有詩爲證：

和尚肚皮如甕，眼兒笑得沒縫。布袋早暮提攜，手中不知輕重。

問渠袋有何物，一氣陰陽妙用。笑他世界衆生，梟真蛋風亂動。

第二是風母，藏着八方風氣。怎見得？東方滔風，南方薰風，西方颺風，北方寒風，東南方長風，東北方融風，西南方巨風，西

北方厲風。這八風消息於風囊之中，風伯飛廉掌之，亦有詩爲證：

人間尙有司風史，況是天庭豈無主。鹿身蛇尾號飛廉，風伯從來功配雨。

少女前驅孟母狂，折丹指點封姨忙。縱使扶搖千里勢，不離噓吸一風囊。

第三乃雲母，是混沌初分時，山川之氣所結。團團如華蓋相似，其雲五色不一。若歲時豐稔，雲色則黃；有兵寇，雲色則青；有死喪，雲色則白。黑雲主水，赤雲主旱。若五色蔽青，此爲祥瑞之徵。雲師屏翳掌之。亦有詩爲證：

白衣蒼狗雖無意，紅蕊金鵝亦有徵。

假使雲師無職掌，保障雲物辨何因。

第四是霧母，狀如一副布帛約長八九尺，亦名曰霧幙。才展開些子，分明是初啓蒸籠一般，熱騰騰噴將出來。若展盡時，瀾漫百里，把個乾坤都昏罩了。及至捲起，却似水中吸桶，那霧氣即便收藏。

當先軒轅皇帝在位時節，有一個諸侯最爲無道，名曰蚩尤，他得了這個霧幙，能致大霧。又創造刀戟、大弩，便自恃天下無敵手，鼓衆造反，要奪黃帝的天下。黃帝與蚩尤大戰於涿鹿之野，一軍都被霧氣迷惑，東西不辨，三日三夜，不能取勝。賴得九天玄女下降，授黃帝陰符祕策，造成一車，名指南車。車上站一個木人，木人伸一隻手，手伸一個指，隨你車兒左施右轉，這木人一手一指，準準的對着南方。當下遂破了蚩尤，追而斬之。其血流地，變而爲鹽，只今陝西慶陽府城北鹽池便是。因他創造兵器，罪孽深重，故今萬世百姓，食其血也。這霧幙是九天玄女收得，獻上玉帝，收藏天庫。亦有詩爲證：

黃帝神靈是聖君，蚩尤狂惡亦凶星。

不將霧幙歸天庫，安得天開日月明。

後人又有詩云：

四母珍奇古未聞，誰知天界假和真。

風雲聚散陰陽理，不道成形各有神。

此詩是駁那氣母、風囊、雲蓋、霧幙四件奇寶，乃荒唐之說，不知此乃坐井觀天、淺見薄識之輩。假如鏡能取火、蚌能出水、猛虎生風、蜥蜴致電，在世間也多有奇奇怪怪，不可思議，何況天界事情。

則今閒話休題。且說玉帝見袁公一心護法，並無虛誑，且是九天玄女弟子，就取這霧幙交與袁公，以爲洞口永鎮之寶，囑咐道：「此幙只可展開尺餘，便有十里霧氣，不可全展，恐於世人不便。」又道：「你自今改過遷善，專心修道，還有上昇之日。不然，天誅不赦，永墮無間地獄矣。」袁公不住口的唯唯，拜辭了玉帝。當下修文舍人再拜，奏請御封，仍將玉篋封記，供養本院。北斗星君亦拜辭而出。袁公又往修文院拜謝了舍人，往北斗司拜謝了星君。右手擎着白玉爐，左腋下夾着霧幙，遂離了天界，望着雲夢山白雲洞中鑽去。那一班猴子猿孫，猿猴之屬，已被本境城隍山神土地奉着天符驅逐已盡，袁公單單一身，不勝悽慘，且喜有了性命，又得了兩件至寶，正所謂一悲一喜。便將寶爐陳設於石室之前，只見香氣氤氳，直透九霄雲外。又將霧幙展開尺餘，懸於洞口，果然白氣騰空，須臾之間，散成十里濃霧，把一個山洞如白麵包裏，看不見洞外一些些子，想洞外看着洞中亦如此矣。袁公大喜道：「世上事多半是有名無實，只這個洞名向來亦是虛傳，今日才不在喚做白雲洞也。」說罷，覆身到寶爐前，磕了四個頭，以謝天恩。從此日日如此，不敢懈怠。每年五月初五日午時，便把霧幙捲起，到天庭，朝見玉帝謝罪一次，過了午時，仍然還洞，又將霧幙展掛，內外隔絕，別是一個世界。那洞中到也寬大，各色名花異果，四時不絕，也够袁公受用。袁公自此只在洞中修真養性，閒時便採取雌雄二丸，戲舞消遣。兩壁雖鑄着一百單八條變化之法，仔細參求，都是偷天換日、追魂攝魄的伎倆，其中却有豆人紙馬、鬼刀神劍種種害人之術。袁公道：「怪道玉帝十分祕惜，不許泄漏人間。這般法術，分明是金剛禪外道，與自家心性無與。早知如此，便不開得玉篋也罷了。」心中懊悔無及，取筆添數行字於石壁之後，云：「此係九天祕法，上帝所惜。倘後人有緣得之者，只宜替天行道，保國佑民。每年臘月二十五日夜半子時，衡刀披髮，登屋跨脊，向北斗設誓：弟子某修持道法，於今若干年，並無過失，倘生事害民，雷神殛之。」共七十六字，照前鑄就。說話的，這是甚意思？只因袁公在修文院成招立下誓願，恐後有得法之人，心術不正，帶累非小。他自己曾經雷神擒拿，北斗星君勘問，所以說持法者通陳北斗，生事者受報雷神。臘月二十五日乃玉帝下降之辰，到此才見袁公本心好道，並無私念也。雖然如此，依我說來，還是鑄在石壁，多了這一番事。想緣會當然，所以天庭亦不會教他銷毀。只因這般，有分教：白霧岩中，再遇偷書之賊；紅塵世界，忽生弄法之殃。正是：

有事不如無事好，人心怎比道心閒。

畢竟後來何人盜法，生出什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